

孟子

後藤點

二

特56

152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冊	五 〇 號	六 架	經 各 函 類	漢 書 門
-------------	-------------	--------	------------------	-------------

008474-008-3

特56-152

四書

後藤 芝山/点

M15

AAC-1036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復扶又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

得政且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一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

聲子六

又音勃

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

增。曾並音

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

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

為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顯顯名也

子為之為去聲與平聲

王去聲由猶通

曰以齊王由反乎也

反乎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

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

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

言王者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

易去聲與平聲

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

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朝音潮

音隔 又音歷

輔相之 相去聲

猶方之 猶與由

通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

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

乘勢雖有鉷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鉷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辟與闢同

鉷音茲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

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聖賢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

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音尤 棄去聲

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

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相去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效反朝

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捷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

之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與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

孟施舍似

夫音扶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

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

好去聲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衣

端之瑞反

博吾不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也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慍恐懼之也徃往而前

也之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聞與之與平聲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之夫音扶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

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

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

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

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

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味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

動其心。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蹶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

夫音扶。惡平聲。

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取問夫子惡乎長白。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復問孟子之

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

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取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

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味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反 餒 奴 罪

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太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

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為

為 是 集 義 所 生 者 非 義 襲 而 取 之 也

慊 口 簞 反 又 口 劫 反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

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

長 上 聲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

反 揠 鳥 八

人然。宋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

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

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

舍 上 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

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其或末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

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反。諛皮寄

反。復扶又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

行去聲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

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案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惡平聲

忍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其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二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夫聖之
夫音扶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

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

舍上聲

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

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

治去聲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

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

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

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

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朝音潮

與平聲

是則同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汗音蛙。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好去聲。

阿其所好。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

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

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

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

山之於丘，埳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埳，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埳大結 反 潦音老

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

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

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矣

深切而著明者矣

惡去聲下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

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服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

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以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間服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

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子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間音閑

徹直列

王音杜

綢音稠

繆武虜

般音盤
樂音洛
教音傲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

也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上結

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

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心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

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未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

麻者罰之使出丁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丁夫百畝之稅丁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丁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未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

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子五下六十一

子五下六十一

子五下六十一

子五下六十一

子五下六十一

子五下六十一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

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怵音黜

內讀為

要平聲

惡去聲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

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二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與善惡其聲而然即不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

惡去聲

下同

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

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擴音廓

物欲蔽之耳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

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函音含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

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

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直

者作為楷標
利人之成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

焉得智莫大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

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
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
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
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
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

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

人而恥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
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

為仁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
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

由與猶通

焉於虔反
夫音扶

中其聲

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
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
得聞

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
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亦
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
不待有過而能屈

已以受天
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

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
者善與人同八合天下之善而不為

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入人有善
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
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舍上聲
樂音洛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朝音潮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反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觀之。浼。浼。汚也。屑。趙氏曰。絮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絮。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裋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

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袒裋。露臂也。裸。袒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

天音扶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

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

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華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

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

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

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

友下同

朝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

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有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

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

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勿歸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要平聲

惡平聲
下同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
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
 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夫音扶
下同

與平聲

慊口箏
反

長上聲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禮曰父命呼唯

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

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

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

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言以為

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樂音洛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好去聲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

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

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

反 贖徐又

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為不受

贖送行者之禮也

為兵之 為去聲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

之。子何為不受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

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

反 焉於虔

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

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

去上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技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

幾上聲

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

為去聲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

死與之 與平聲

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

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見音現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

為王之
為去聲

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

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
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下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
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

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

言與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蚘鼃

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
還也

齊人曰

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

譏孟子道不行
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
子弟也

曰吾

為去聲

與平聲

反

蚘音選
鼃鳥花

蓋古盍
反
見音規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
守者言責以

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實師之位未嘗受祿
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葉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
副使也及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音扶
治如字

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
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贏充虞

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仕於齊後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當童治
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

稱去聲

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
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
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士親膚

於人心獨無忤乎

不快然無
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伐與之
與平聲
下伐與
殺與同

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天音扶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沉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筆見前

齊人伐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節從仕之人也

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

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一年燕人共立太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

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

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

惡監皆平聲

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與平聲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

更平聲

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

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

朝音潮

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

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天音扶 惡平聲

陳子即 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

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李孫曰異哉子

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龍

此孟子引李孫之語也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罔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

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李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且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入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統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務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病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雷

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病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為去聲下同隱於新反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

身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一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

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雷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病

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于

夫音扶下同

求也澤恩澤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

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以為遠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

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

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悻形頂反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病哉

之曰士誠小人也

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天子若有不豫

色然前日虞聞諸天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

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敢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言當此之

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夫音扶 舍上聲

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

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

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

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

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覓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復扶又反夫音扶

矣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惠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

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一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

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

反圃古竟

反瞑莫句

反眩音縣

潰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有墨子嘗

與我言是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專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齊音資 疏所居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

反 舒諸延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當時諸侯莫能行也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子且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禁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二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士大夫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友

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曾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

好為音去聲

復扶又

反

反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節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

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貴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

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

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民事謂農事詩邶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乘并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

緇音陶 亟紀力 反

徹救列 反 徹子夜

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

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李氏家臣也天理

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以下乃言制

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天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

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卿遂用貢法一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

制則八由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

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八由七畝是亦不過代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

樂音洛

盼五禮

反從目

從全或

音普竟

反者非

養去聲

惡平聲

夫音扶

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

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

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祿滕固行之矣

龍子曰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

盈滿也時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穉幼子也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什者世祿一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

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兩于付反

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木田之篇雨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
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

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而自文王始也子指文王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

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

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共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

夫音扶

夫音扶

養去聲

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

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

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卿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

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

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徒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徒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

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

養去聲

別彼列反

夫音扶

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本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

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二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

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

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卿。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

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

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

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

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千人，皆

衣 去聲
捆 音關

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揄，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

為聖人也。陳良楚之儒者，其所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養 音雅
殮 音厥
惡 平聲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養，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季子曰：然。許子

必織布而後衣，季子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

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燃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與 平聲

衣 去聲

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

衣褐，樹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樹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

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陳相見許行而

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

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養音雅

殮音廉

惡平聲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養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

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

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斲所以炊爨燃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友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與平聲

衣去聲

舍去聲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
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詩子何不
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詩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
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為

甌者治為金鐵者舍止也或讀
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

與平聲

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食音嗣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
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

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給於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濶濟漯而

濶音樂

天音扶
易去聲

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

已憂者真矣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專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

耕而亦不
必耕矣父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

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因惠廣人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夫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與去聲

為易並
去聲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下與猶言

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

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

所謂憂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

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

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季子之外門

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

任平聲

疆上聲

暴浦水

反

曠音杲

馱亦作
馱古役
反

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

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

之言似天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

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

異於曾子矣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

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德亦為不

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禧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

從許子之道則市費不貳國中無

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費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費相

若五穀多寡同則費相若履大小同則費

相若

賈音價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并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

因音扶
徒音師

又山綺

反

此必二

反

國平聲

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
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

倍十倍也蓰五倍也什百千萬皆倍數也此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

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來見孟子孟子曰

吾固願見今吾向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不來

他日又求

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者之治

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則是以所賤重親也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

以賤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

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

辟音壁
又音闕

不見之
見音現

必有所不安者故
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

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

則以為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夫音扶
下同

圃音浦
圃音浦
圃音浦
圃音浦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

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窞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

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

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曰螻蛄也蟻蟻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

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

其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

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

無音武

力知

力追

去聲

音詣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音泚

問如字

問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

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王去聲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

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

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

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

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

後去聲

夫音扶

窮常念死無指擲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與平聲

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

雖狂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

乘去聲

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疆上聲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

女音汝

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

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舍去聲 舍上聲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

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

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

由必二 反

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貫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

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

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而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

孔子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魯人姓名。公孫衍。張儀。魏自魏。

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焉於虔反。冠去聲。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

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阿諛苟容。稱

女家之冠。音汝。

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

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徂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周霄。魏人。無君。

質與質同。下同。

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大也。後

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

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乎

禮曰諸侯為籍曰畝畝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禘受之繅三盆于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蔽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牲殺也。所以養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

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

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

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

酌音酌隨去逆反

惡去聲

穴隙之類也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狗利而忘義也

更平聲 乘從皆 去聲 傳直戀 反 簞音丹 食音嗣 反 延面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

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季子以為泰乎 彭更季子弟 子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

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

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

與平聲

可食而

食食志

食功之

食皆音

嗣下同
壇武安

反
子食之

闕亦音

嗣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也毀瓦畫墁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土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

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適唯李
反

闕去聲

音成
往為之
為云聲
饋食酒
食之饋
音嗣
要平聲
餉式亮
反
為去聲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

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葛國名伯爵也故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殺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應之語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

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

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

食音嗣

望之若天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共者
 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
 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
 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
 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
 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

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

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已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

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與平聲

咻音休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

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

長上聲

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比其辭。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

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

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

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比己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

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辟去聲。內與納同。

欲見之。

見音現。

惡去聲。

顯音勦。

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曾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子曰魯肩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

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

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其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一言觀之則一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輒往而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

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耻

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耻

反。曾虛業

反。

反。赧奴簡

反。

去上聲

○載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井田之法也

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

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

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

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

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

反。攘如羊

反。去聲下同

治去聲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

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虞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營，窟。

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

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澤音降 又胡貢 胡工二 反

道側魚 反

壞音怪

行去聲

下同

蒲內

反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

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

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

身天下又大亂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高武乙之類也。官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

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辛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

君牙之篇。丕天也。顯明也。謀謀也。承繼也。列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長道微邪

有作之
又古字
通用

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楊氏為

橫為皆
去聲

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殺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道距揚墨及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

等皮表
反。

為去聲

復扶又反。

心實於其事。作於其事。實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

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行好皆去聲。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諒潘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亦太

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

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自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

音鳥。下於陵。同音曹。

咽音寧

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

耳有聞。目有見。

巨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蟻螻蟻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

也吞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

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

反。惡平聲

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立蚓

天音扶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稿

壞下

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辟音璧 纒音慮 蓋音閣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

辟績也纒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鮮者。已

頻顛曰。惡。用是鮒鮒者為哉。他日其母殺

是鮮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鮒鮒

之內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鮒鮒

顛音聾 同與聾 顛音聾 同子六 反 同平聲

反 魚一
蛙音

賊聲也。類願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

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

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

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

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